

国家整合视角下的泰国伊桑人问题 动态发展研究*

周建新 何 蕾

内容提要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曼谷作为首都及国家中心区位的主体叙事中,泰国东北部各族群被赋予了一个区域性名称——伊桑人(Isanese)。伊桑人在国家政治上被边缘化,文化上被主流泰族文化同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伊桑人成为一种复杂的、有争议的区域身份,存在于泰国和老挝两国之间撕裂但又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族群关系中。文章通过梳理伊桑人问题的发展脉络,将其置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该地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博弈以及当代国家价值观建设等背景中,突出伊桑人的身份政治,展示泰国政府对伊桑人的艰难整合历程。在现阶段多元文化背景及伊桑人与泰国政府的互动交往中,伊桑人的区域认同感以及身份政治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诉求不断增强。近年来伊桑民粹主义呼声高涨,伊桑主义兴起,伊桑人问题的不断发展变化,对泰国国家政治和价值观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整合 伊桑人 身份政治 动态发展

一、引言:伊桑人问题复现

进入2021年年尾,泰国网络上发生了一件引起热议的事件,随即从线上蔓延到线下乃至全国。一群泰国年轻人在Clubhouse聊天室发布歧视伊桑人的言论:“伊桑人只配为曼谷人劳作”“伊桑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僵尸”“伊桑人是泰国黑人”等,这群人对伊桑人进行了极端侮辱和攻击并给他们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这场因为线上言论而引发的热点问题,引起了泰国国内关于国家整体性的辩论。我们暂且不论是口无遮拦的年轻人把网络当作法外之地,还是别有用心政客(政党)策划,抑或是一直以来确实存在着对伊桑人的歧视,但此次事件的确是个导火索,让全泰国人民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伊桑人问题上。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泰国内部不同民族群体^①之间的文化和身份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使得其社会和政治体系的稳定承受一定的张力,而以大泰主义主导的国家政策由于忽视多元文化和区域差异,有时特殊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要求就会释放出来,甚至导致冲突和暴乱。纵观泰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建立和维护泰国的国家认同有时涉及诋毁非主流文化,指责其构成所谓对国家的威胁。泰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将地方语言调适使之适应中部泰语,甚至将高地居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22年年度冷门绝学专项“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项目编号:22VJXT007)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泰文中对于“民族”概念有多种表述,ชนชาติ,เชื้อชาติ,ชาติพันธุ์混合使用,“民族”与“族群”概念交替使用,因此,本文中主要依据泰文不同的表述分别使用两个概念。

污名为毒品制造者或共产主义者等。泰国在国家建设中采取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中部泰族最大化,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政策,泰国中部已成为大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营,代表着泰国公民的主流意志和道德标准,而所谓伊桑人问题主要是对其非泰特殊性的泛指,也是掩盖在大泰民族主义之下的区域性民族问题。

二、伊桑人的来历及其族群文化

伊桑(Isan)属于区域名称,指泰国东北部广阔的区域,位于呵叻高原上,从碧猜汶山脉延伸至湄公河,有将近17万平方公里,占泰国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囊括了20个府。以山地为主的地形地势使得泰东北与泰国其他地区产生巨大的生态差异,形成了该区域独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伊桑地区沙土和盐碱地居多,含水量差,经常遭遇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害,不适宜耕种农作物,一直以来都是泰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笔者于2022年6月至12月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主要在伊桑地区廊开府及乌汶府孔坚县,对该地区湄公河沿岸泰佬人的日常生活和跨界互动展开调查研究。

泰语中的伊桑这个词来自巴利语,是东北部的意思,在印度神话里是受到湿婆庇护的地区。泰语借用来指称以曼谷为中心的泰国东北部地区。该地区佬人占绝大多数,所以很多泰国民众也将这部分人群概称为泰佬人或佬伊桑。这片区域曾隶属于14—18世纪的澜沧王国,曾在湄公河流域建立过辉煌的文明并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后来分裂成为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三个城邦国家,而伊桑地区长期处于这三个城邦国家的统治管辖范围,在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中这些地区又是暹罗的附属国。^①后来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民族国家”规则不承认这种模糊的边疆,他们强调清晰的领土边界,并且认为只有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相同的种族或族裔时,这种统治才是合法的。于是,1893年暹罗迫于法国的炮舰而被迫签订条约,放弃湄公河左岸的一切权力,并支付巨额赔款,进而导致伊桑地区成为英法两国势力在中南半岛的中间缓冲地带。当时的暹罗试图极力维护暹罗人与佬人的共同性,而法国殖民者却在极力割裂两者的关系,他们强调:“如果佬族或老挝要从暹罗统治中‘解放’出来,佬族人不仅必须被界定为一个文化上独特的群体,而且还必须在文明等级制度中与暹罗人处于同等地位。”^②至于“暹罗和法国之间就湄公河上游地区以及整个佬人地区的争端究竟是暹罗领土的损失还是收获,这取决于个人的立场。”^③

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伊桑地区族群、语言、信仰、习俗都与湄公河左岸保持高度的一致。泰东北地区居住生活着包括佬(Lao)、泰阮(Thai Yuan)、普泰(Phu Thai)、黑泰(Thai Dam)、噶楞(Kaleung)、泰哟伊(Thai Yoy)等泰系族群和孟-高棉族群中的高棉人(Khmer)、桂人(Kui)、嘎松族(Kasong)、布汝族(Bru)和召汶族(Chaobon)诸多族群。^④2020年人口共计21882786人,约占泰国总人口(65421139人)的三分之一。其中佬族是最大的族群,大概有1600万人口。^⑤关于伊桑人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泰国东北部著名的历史小镇班清挖掘出大量的陶器和青铜器,证明在三千年以前当地就已经有了文明的痕迹,因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伊桑先民建立了这个文明。第二种认为,最先定居在伊桑这片区域的是拉瓦人或侏人(侏族),属于孟-高棉支系,曾

① [泰]素威·提拉萨瓦:《老挝历史177—975》,曼谷:泰国研究基金创意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② Søren Ivarsson, *Creating Laos: The Making of a Lao Space between Indochina and Siam, 1860-1945*, NIAS Press, 2008, p. 44.

③ [美]通猜·威尼差恭著,袁剑译:《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

④ 参见周建新、王美莲:《泰国的民族划分及其民族政策分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⑤ 数据来源于泰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tatbbi.nso.go.th/>

经建立了堕罗钵底、恩央和斯阔墩奔王朝。而后由于佬族的迁入,高棉文化式微,佬人文化兴盛。^①例如有中国学者指明泰国北部的泰庸人与佬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曾经建立了一个叫恩央的佬氏王朝。初期的泰庸人对自己民族的称呼也是“佬”,与佬人的“佬”含义相同。对族群称呼的一致性反映出留在泰北的傣泰民族与迁入湄公河沿岸的傣泰民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肉关系^②,并与伊桑人的起源密切相关。第三种是关于近代伊桑人的来源,认为他们是为了躲避战乱以及自然灾害而逐渐沿着湄公河迁徙至泰国东北部地区定居。正如泰国学者琼赛提到的“湄公河两岸的人彼此谁也说不清谁是泰人,谁是佬人”^③。

伊桑人大部分传承的是泰佬文化,文化习俗与湄公河左岸老挝的佬人高度一致。伊桑人所使用的文字可以追溯到素可泰时期,当时的兰甘亨国王创立了泰语文字,后来这种文字发展呈两种趋势:小泰文和大泰文。伊桑地区的泰佬人及现在的老挝佬人传承的属于小泰文,而泰国中部地区使用的是大泰文。两种文字在发音和书写上都比较相似,这也是当今的老挝文和泰文的母体。臣民有传统,统治者有法律;臣民有方言,统治者有语言;臣民有民俗,统治者有文化或者文明。^④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下的文化格局在泰东北伊桑地区一直存在。伊桑人至今依然保留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元素。例如包括饮食文化中的糯米、腌鱼和其烤、煎制食品;语音方言、音乐舞蹈、服装及纺织品也传承自澜沧王国时代;本土的佛教教义被编入传统的历法,简称十二月习俗(Hitsibsong);原始的祖先信仰和鬼神崇拜,体现在农村地区每个村寨有一个专门与鬼神通灵且享有尊崇地位的涛占(Thaocan),故伊桑人崇敬祖先神和各路山神、水神、森林之神,在生病和遭遇不幸时会进行叫魂和驱鬼仪式。这些习俗、信仰规约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演化为特殊的区域性伊桑文化。

泰、法双方确立边界之后,暹罗将伊桑这片区域纳入泰国国家版图。其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确立了以“暹罗泰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增加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国家历史叙事,明确了伊桑地区和国家中心的权力关系。由于中部泰族和伊桑人两个社会群体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伊桑地区的族群及其文化虽然保持了较为鲜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这些不同的族群文化元素最终逐渐融合形成了后期在族群、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方面具有自己特色的伊桑区域文化。

三、大泰民族主义意识下的伊桑人问题

(一) 大泰民族主义的萌芽及其实践

泰国原名暹罗,西方人称 Siam。中国史籍《岛夷志略》记载:“至正己丑(1349年),(暹)降于罗斛。”^⑤《真腊风土记》记载:“西南距暹罗半月程”^⑥,书中把真腊西边的邻邦称为“暹罗”。暹罗这个名称是两个国家或者是“暹”和“罗斛”两个族群名称合并而成。曼谷王朝时期泰国人的自称或西方人口中的 Siam 一词来自巴利文,有金色、祥和等多种含义,与 Phra thet 合用就组成 Phra thet Siam 有“黄金国度”的意思。暹罗占据了湄南河流域大部分富庶的土地,泰人、佬人、孟-高棉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期的暹罗人以他们广阔的土地和多元族群文化为荣。但是在 大泰民族主义萌芽之后,泰国逐渐从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暹罗演变为以泰族占主导地位、近乎

① [泰]帕泰·普塔:《伊桑人的起源: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溯源》,苏卡帕宰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② 参见饶睿颖:《泰北主体民族泰庸人与老挝泰佬人历史关系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泰]姆·耳·马尼奇·琼赛著,厦门大学外文系翻译小组译:《老挝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页。

④ [德]李峻石(Günther Schlee)著,吴秀杰译:《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⑤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55页。

⑥ (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单一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

泰裔美国学者通猜·威尼差恭在《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一书中力图梳理和分析泰国近代历史的逻辑,讲述了泰民族如何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建构出来,说明泰国当代疆域版图与泰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解释泰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构造。书中讲述了两种地理学话语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一种与宗教、传统、王朝秩序及模糊边疆有关,就是曼陀罗政权模式,另一种跟“泰国性”、科学、国家认同、清晰的国界线有关,就是现代国家体系。作者试图将泰国的民族主义解读为:泰国人对国家的认知,对君主和皇室的尊崇,对泰国文化感到自豪。实质上,泰国民族主义即大泰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从泰国历史看,吞武里王朝奠定的以曼谷为中心的国家基业至关重要,从此以中部泰人为主的国家历史叙事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大泰民族主义的逐渐觉醒主要从拉玛四世时期拉开序幕。1855年暹罗封建王朝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后,决定效仿西方,开启现代化启蒙。这使得“暹罗在东南亚国家中独领风骚,没有屈服于欧洲或美洲的帝国主义……在殖民化区域里是很典型的”^①。为了应对欧洲力量的威胁,使暹罗免于被殖民,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王子承父志进行改革,使得暹罗直接从传统国家成长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拉玛五世通过废除奴隶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军事、财政和教育等,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步步紧逼之下实行了自强措施,标志着泰国民族主义的萌芽。1883年拉玛五世派遣专员前往清迈谈判,国王曾这样指示:“诸位当铭记与西洋人谈判时,要明确我方(泰方)应包含佬人,泰、佬即为我者,西洋即为他者;而当与老挝谈判时,泰即为我者,佬即为他者。”^②但是,“19世纪中叶的暹罗国王将佬族人与泰国人区分开来,认为佬族人是‘另一个种族’。国王清楚地表示,那里的人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暹罗人不同。”^③由此可见,当时的暹罗在面对内部族群势力和外部殖民力量时,其大泰民族主义的意识和国家立场迅速产生,而伊桑人问题即成为泰国与西方殖民者之间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

泰国对伊桑地区和伊桑人的整合始于拉玛五世统治期间,他下令进行大规模中央官僚体制改革,塑造现代国家形象,以应对西方殖民的威胁。1890年暹罗在东北地区设置新的行省并被当局重新命名,弃用“佬”这个词。“1894年设立的行政区域名为佬考蒙顿(Monthon Lao kao),1899年更名为东北蒙顿(Monthon Tawan-ok Chiang Nuea),1900年1月再次更名为伊桑蒙顿(Monthon Isan)”^④,即用地理概念代替之前与“佬”相关的族群概念,在政治和行政上加快了中部泰族与东北各族群的融合,正式将伊桑地区和伊桑人纳入暹罗体系。19世纪80年代末,朱拉隆功国王认为,泰国各种民族语言群体(如泰人、佬人等)都是“同一族群”的成员。不久之后,丹荣亲王向省行政当局指示,必须“使全体人民成为泰国人,而不是老挝人,也不是马来人”^⑤,甚至认为,“所有族群”(Khon Tang Chat Tang Phasa)应该解散,这样他们最终就会认为自己是泰国人^⑥。暹罗在1904年的人口普查中将东北部佬人族群直接列为泰族,开始废除佬族称呼,从此暹罗泰族人口大量增加,而这其中五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并不是现代中部泰语,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属于佬人。后来,拉玛六世通过强调忠诚国家和稳固国家-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国家支柱政策,完全将佬人和其他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② [泰]塔维西·苏瓦塔纳:《曼谷王朝时期泰人统治下的佬人》,载《泰国社会学学刊》,1988年第1期。

③ Akiko Iijima, “The Invention of ‘Is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May 2018, p. 191.

④ Akiko Iijima, “The Invention of ‘Is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May 2018, p. 188.

⑤ Federico Ferrar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ailan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Cambridge CB2 8BS, United Kingdom, 2015, p. 61.

⑥ 参见 Federico Ferrar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ailan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Cambridge CB2 8BS, United Kingdom, 2015, p. 72.

族群并入泰族,到了20世纪20年代,佬人和其他民族称谓从官方文件中正式消失,^①至此伊桑地区的历史经过官方重塑被纳入了泰国现代国家的整体叙事。

暹罗时期国家规定伊桑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属于泰王子民,须忠于皇室,践行热爱泰王的使命。比如在国王和王后诞辰日要全民庆贺;在地方设立行省制,规定地方长官权力大于地方豪强;同时废除了部分传统习俗,如废除各村寨的家鬼信仰,废除高升节,废除趋近于泰国皇室葬仪的地方火葬仪式,等等。1898年发布了关于全国教育改革的通知,伊桑地区的教育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改革了佛寺教育,设立地方教育机构,采用中部泰语授课,逐渐改变了伊桑地区人民的语言教育状况。政策规定减少佬人贵族和加强城市行政管理,消除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加强和重塑宗教体系。命令伊桑僧伽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佬人僧团习俗,规定各级僧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了解当下的国家形势,传播中央文化,并使得泰族传统文化习俗在僧团的运作下传播到当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僧伽被动员起来支持对不信佛教的山地部族“一体化”(integrationist)^②。而这些佛教道德规范,旨在压制阶级和族群愿望,被用来作为国家整合的实用工具。通过以上措施,暹罗政府逐渐将伊桑人纳入中部泰族主导的国家体系之中。

(二)大泰民族主义意识下的伊桑人困境

殖民时代的影响导致了东南亚大部分保守的君权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现代国家的诞生意味着确立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到来。泰国精英在20世纪初带着一种重新建构泰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对“泰国性”(Thainess)再定义,对地理疆域界定清晰化,并确立了一种能够产生民族主义的语言和世界观,从而形成了现代泰国人的思想和身份。泰国的历史不再是从国王的血统追溯到佛教的教义,而是一段新的泰国民族主义历史。泰国著名历史学家奎维集瓦塔甘作为奎披汶政府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他是第一个提出“什么是泰民族国家”问题的人,终身致力于推广大泰民族主义思想和泰民族认同。过去的暹罗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政体,不同族群的存在被广泛承认,但在1939年暹罗更名为泰国后,这种文化多样性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国家试图让民众产生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意识。

大泰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加强了对其他族群的同化,主要针对的除了泰南穆斯林和泰北山民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泰东北的伊桑人。1938—1944年间奎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意识形态,让民众恪守“泰国性”,规定所有公民有义务将国家荣誉置于个人生命之上,把泰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他对内推行泰化政策,实行“泰人治泰”,排斥少数族群,企图从政治、文化各方面同化各族群和团体。奎披汶当局虽然与法国协商将湄公河流域近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囊中,但在当地的民众来看是被褫夺的伤害,“政治上,东北(伊桑人)无疑表现出反对中央政府的倾向”^③,并从此埋下了伊桑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伏笔。

在“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之后,“泰伊桑”这样的称呼便是非法的,从此官方名称将“泰伊桑”改为“泰国东北部地区”,并延续使用至今。二战期间,泰国政府指出:“建立伊桑人的身份认同是建立现代泰民族的基础,否认伊桑人的身份认同同样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④由

^① John Draper, John Garzoli, “The Thai Lao - Thailand's Largest Unrecognized Transboundary National Ethnici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4, 2019, p. 1135.

^② 参见 Charles F. Keyes, “Buddh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0, no. 3, 1971, pp. 559 - 565.

^③ David A. Wilson, “Introductory Comment on Politics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Survey*, vol. 6, no. 7, 1966, pp. 349 - 352.

^④ John Draper, John Garzoli, “The Thai Lao - Thailand's Largest Unrecognized Transboundary National Ethnici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4, 2019, p. 1134.

于伊桑人是一个跨国民族,与老挝的佬族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泰国上至王室下至地方机构在伊桑地区全面推行泰民族建设及同化政策,以弱化伊桑人与佬人的各种联系。这种国家整合最基本的手段是禁止使用少数族裔名称,在东北部地区,包括佬人、孟-高棉人等十多个族群身份都被迫隐匿起来。不过,令伊桑人困惑的还有,他们认为当今的泰人其实就是过去的佬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并接受了高棉文化,然后和中国人通婚,最后变成了现在的泰国人。^①关于这一点,安德森也曾直白地说,“在民族主义以前的年代,他(拉玛六世)的祖先早就曾经将动人的华人女子纳为妻妾,结果是,若从孟德尔的遗传法则观点来看,他本身拥有的华人‘血统’要多于泰国血统。”^②因此也难怪伊桑人对于泰族将他们视为“非我族类”感到不满。

除了隐匿身份和重构历史之外,语言的同化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泰国官方曾公布其境内有超过70种民族语言在使用,但除了泰语之外,其他语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泰国官方语言为中部方言,也被称为曼谷泰语或标准泰语。中部泰语因其与政权和王权的联系而得到推广,中部泰语是泰民族的象征,将它变成一种国家语言的过程历时数十年。自拉玛六世起泰国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语言改革,一般是遵循西方的价值模式和文字系统的改革形式,而在銮披汶政府第一任期时,国家第一次出台语言改革政策,并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推广,将学好中部泰语作为一个泰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建立“泰国文化促进委员会”是改革的重要一步,除了制定改革方针和实施指南对泰语字体和拼字法进行调整之外,还组织使用新泰语进行字典和教科书编写。这一时期的语言改革反映了语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国家权力通过语言改革强化民族团结和国家整合目的。

泰国伊桑人方言是一个与老挝语密切相关的语言变体,它有独特的词汇和语音特性,在泰国有大约28%的使用人群。语言不仅是不同文化或族群单元之间的界限标志,语言还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后果。在那些用来区分族群界限的文化标准中,语言的重要性被强调。^③由于中部文化的逐渐渗透,泰国中部方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而作为东北部最大的泰国公民群体——伊桑人的语言却得到较少的关注。总之,把中部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崛起反映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大泰文化意识形态的建立,也是国家整合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三) 伊桑地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博弈

二战之后,美国替代欧洲国家接手遗留在东南亚国家的殖民遗产,向泰国输入资本主义思想并注入大量资本,继而泰国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密切勾连。1932年以来宪政改革和大泰思想的普及,使得泰国的官僚政体必须拥抱西方及其资本才能生存,从銮披汶政府到沙立-他浓政府,形成了左翼新资产阶级与右翼官僚贵族的对立,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由于新资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足以与旧官僚和贵族对抗,他们便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企图撼动传统的国家-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国家支柱。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从中南半岛撤军,湄公河左岸地区共产主义阵营逐渐强大,泰国伊桑地区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夹击之中。由于泰国共产党在落后乡村和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争取到了很多支持者,因此伊桑地区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此区域是危险地带,泰国政府须动用国家力量控制该区域态势。因此,征服、整合和同化伊桑人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主要指向。

尽管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伊桑人趋于沉默,但伊桑地区历来是抵抗中央权力的区域。

① [泰]素季·翁贴:《中国血统与佬人血统的叠加》,曼谷叻格出版社,1987年,第7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③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7页。

1965年8月7日,泰国历史称为“枪林弹雨”的一天,伊桑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拿起枪支与当局军政府对峙,反对新宪法法案。同年泰国共产党对外宣布与政府对立,伊桑共产党宣称要建立政权和军队,让平民百姓能独立自主,彻底改变泰国的政权模式。1960—1969年期间对于伊桑地区大部分以农耕种植为生的农民来说,多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幅减产。伊桑人生活窘迫却无处诉苦,而军政府当局置之不理,很多伊桑百姓只能拿起枪支加入共产党,躲进丛林进行抗争。“他们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从事斗争,那些地区传统上近乎毫无政治价值,但在如今这个按领土界定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它们渐渐被国家接纳为重要的政治舞台。”^①同时因为与老挝的地缘关系,老挝的政治体制发生变革,再加上湄公河左岸共产主义阵营的强大,这个区域自然成为泰国共产主义的主要势力范围。

由于“(泰国)主流的修辞往往是保守、因循和尊王的”^②,而保守的意识形态即“君主制的历史中心地位和民族主义合法性”^③,在其资本主义兴起中更加彰显。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泰国政府对伊桑地区进行了防控和布局。比如在孔敬、乌吞塔尼、呵叻府兴修公路、连接电路、扩大通信,尽可能使偏远的伊桑地区与中心曼谷连接起来,意图达到有效掌控的效果。同时进行文化教育,树立泰民族意识,让该地区民众认知“伊桑地区是泰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政府在民间也建立起很多组织和机构,比如“苏林府协会”“普泰人组织”和“地方童子军”等,他们联合边防巡警和国家内务部,形成了辅助军政府的反共防卫组织。“对童子军领导人而言,有了皇室的庇护,他们对起而抗议的农民和学生激进分子采取的那种私人化、地区化的镇压行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合理化为维护国族—国教—国王之所必需。”^④最后是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泰共自身的内出血,而不是泰国军队的战场胜利导致了泰共的衰落,这一衰落使泰国的新资产阶级得利。^⑤借此,新资产阶级的国家整合实践在伊桑人地区进一步得到加强。

四、当代泰国国家建设中的伊桑人问题

(一) 泰国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伊桑地区发展策略

泰国当代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泰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村落或民族共同体;国家组织产生于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的传统阶序上;警惕并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他者”与“体制外者”,用激进或族群术语将之标识为“非泰的”;将社会问题的起源转向个人道德层次;作为民族宗教的佛教使得泰民族性在文化上是独一无二。^⑥当代泰国的发展不能否认国家治理变革的重大作用。自1932年6月24日泰国君主移交权力致使泰国走上宪政道路之后,各届政府通过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诠释了泰国国家性概念的变化,这个泰国性的新含义是顺应公民的政治诉求,以立宪治国为原则,通过选举代表将政治权力带给公众,形成民主的基本原则,建立起国家—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泰式民主国家。

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历了一波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并没有改变东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原因之一是当地较差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再者泰国奉行传统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32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10页。

③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20页。

④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08页。

⑤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40页。

⑥ 参见龚浩群:《社会变动之林:当代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载《开放时代》,2014年3期。

略,国家的发展偏重于少数特权阶层,而忽视了地方区域和底层民众。他信政府执政以后,政策执行一度偏向东北部和北部的农村地带,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普惠农民的政策,这一系列规划不仅是拉拢选票、争取选民,也确实缩小了城乡差距,减少了贫富分化。

2007年,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前校长灿威·噶赛斯利(Charnvit Kasetsiri)主张将泰国重新命名为暹罗,以向世界展现其民族国家的多元化,这得到了曼谷各大学学生组织的支持。2018年2月至3月,泰国旅游局举办了“用爱和温暖驱寒”活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展示了各自族群社区的商品,在这样的活动中,北方人和东北人被允许穿着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有些人甚至鼓励穿着暹罗时期的服装。泰国人对暹罗的怀念可以解读为对多族群和多元文化的支持。他们鼓励不同族群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使其在接触中增进了解,希望将多元族群维持在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中,进而建立对国家的一致认同。

2014年5月之后,泰国军政府通过推行十二个核心价值观明确宣扬国家思想,向所有泰国公民灌输道德规范和大泰文化主义,进一步强调以国家-宗教-国王三位一体为国家支柱。巴育政府在其执政政策中一直以来将“拥护和尊崇君主、维护国家内部与周边关系稳定及减少地区社会差异”列入重要的前三项。可见,区域的差异发展是造成泰国国内不安定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基于2017年宪法的协商,泰国政府以构建共同体思想作为政治层面上管理伊桑族群复兴的最和平方式。共同体构建通过跨区域贸易和跨区域旅游,减少政治、经济限制,弱化族群边界,倡导文化历史共享理念等措施,以期在多元中实现统一和平。《泰国东北部地区发展规划(2017—2022年)》^①本着“稳定、富裕、持久”的发展理念,认为解决伊桑地区发展问题需要创新技术、稳定经济、引进外部资金、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内外连接功能,使之与邻国及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连接,缩小与泰国其他区域的差距,最终把该地区建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中心。

(二) 伊桑人的身份政治

尽管以曼谷为主的大城市需要东北部的伊桑人作为劳动力,但伊桑人发现自己被城市拒绝和嘲笑。在前往中部地区工作时,经历了歧视和被排斥,他们的伊桑口音成为被嘲笑的重点。许多伊桑人努力工作,掩饰其出身并避免使用方言,试图借此过渡成为泰族,但他们的社会经济身份决定了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文化和语言在泰族文化面前低人一等,经常被鄙视为缺乏世故、愚昧无知的“乡巴佬”。伊桑这个词在泰语里也变成了一个口头俚语,尤其是青少年常用的俚语,不仅表示外表缺乏吸引力,甚至表示智力落后。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描述曼谷和东北地区之间的纠葛和不平等的关系,包括“寄生、区域不平等和内部殖民主义”。由此可见,曼谷和东北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植根于根深蒂固的族群歧视和社会文化分歧。

占主导地位的大泰民族主义话语,一直以来在伊桑地区制造各种经济和文化冲突,也引发了伊桑人对自己身份政治和族群意识的再度思考。非主流和被边缘的伊桑人以身份团结为前提,受到本群体价值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具有明显倾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伊桑人的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对泰国价值观建设和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21世纪后,因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而引发的红衫军问题和伊桑主义兴起成为泰国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

自2001年他信·西那瓦政府上台之后,标志着泰国的政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再是20世纪长久以来的精英政治,觉醒的草根阶层与传统的精英阶层进入长期的政治利益博弈阶段,直到如今。2006年9月在他信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泰国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随后的两年里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诞生了,泰东北的伊桑人就是红衫军的主要力量,他们通

^① [泰]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泰国东北部地区发展规划(2017—2022年)》,2019年第12版。

过吸纳大量的农民草根和部分地方精英,确立了他们集体的身份认同。由于泰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差异,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分化,农民身份政治意识的提升和经济诉求,使得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参政议政进入国家体制和享有地方权益,因此持续多年发动街头政治、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20世纪50年代末泰东北地区逐渐恢复了曾经被禁止使用的泰伊桑和泰佬人称谓,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由泰佬文化主导的伊桑主义。伊桑主义的现代性表现之一是在面对泰国官方不公平对待时,试图培养一种民族区域认同意识,取代虚弱的大泰民族认同。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伊桑地区多个府有自己的地方语言电视节目,包括一些电影和广告语言。同时,伊桑民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伊桑方言撰写出版的文学作品,起初是为了宗教信仰或是地方文化的学习,逐渐这些书籍被大规模地印刷和大范围地流传,成为伊桑人与家乡社区保持联系的方式。泰国科学与人文教科书促进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extbooks Project)还出版了一套五本有关伊桑地区主义的绿皮书:《伊桑:泰国东北部的地方主义》(*ISAN,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其中就伊桑区域发展、伊桑地区政治独特性、中央下放区域控制权和伊桑地区主义的形成进行讨论。近四十年来,伊桑主义同样在泰国学术界、媒体、公共领域、传统文化中反复出现,这引发了伊桑人在泰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融入问题,包括更大的民族或区域自决问题。伊桑人在一个推崇大泰民族主义的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而随着伊桑文化的复兴,使得人们更加对伊桑人的“异质性”产生担忧,因此在网络上对伊桑人进行污名化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但这反而使得那些希望恢复族群身份的伊桑人更加团结凝聚。

身份建构的过程也是权力再分配和再建构的过程。由于伊桑人的弱话语权和落后经济使其未能享有公正、公平的待遇,因而建立地方身份认同是伊桑人采取的一种策略,其中伊桑文化建构是一个重要环节。伊桑人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展示和发扬,为重构地方身份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能为国家和现代市场服务,一方面回归了地方文化,另一方面也搭建了沟通外界的桥梁。现代科技也不断改变着伊桑人,他们不断去适应各种媒体宣传的舒适科技,这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中掀起了风暴,与新的社会联系的方式没有想象中复杂,拥抱现代化成为伊桑人的迫切需求。发展一村一品,传承民间工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进步,回归民族文化朴实创造的理念,促进了伊桑地区真正的发展,也进一步明确了伊桑人的区域性文化身份。

(三) 伊桑地区的现实发展困境

现代伊桑人的身份认同是具有弹性的,不是简单的他者和我者之分。伊桑人有时表达的是区域或社区身份,有时展现的是与周边国家地区建立友邻关系的佬人身份,但又因伊桑地区作为泰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有时又强调作为泰国公民的身份。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以及对参与政治和发展本地经济的渴求,但是在当代国家发展背景下,伊桑地区面临的困难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一份报告,泰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仍然非常严重,泰国排名前10%的人拥有61%的有产权土地,而排名后10%的人仅拥有0.1%。泰国政府将大部分的支出约72%都花在了曼谷,而曼谷的人口只占泰国总人口的17%。相比之下,东北部拥有全国28%的人口,却只获得6%的国家财政支出。^①在《2020年度泰国贫困及不平等社会现象分析报告》中,泰国的贫困人口从2019年的430万上涨到480万,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有650万人口失业,东北部、南部和北部的贫困人口占比分别为11.6%、11%和6.8%,在贫困人口占比最高的十个府中,伊桑地区有四个,

^① John Draper and Peerasit Kamnuansilpa, "Ethnic Inequality 'Extreme', Says Study", *Thairath*, 02. 21, 2019.

包括加拉信、呵叻、那空帕依和四色菊。这些地区土地和森林资源遭到破坏;贫困人口大多从事低端农业,受教育程度低,造成大量的务工人口迁徙和人才流失;同时这些地区呈现明显的人口老龄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或较少覆盖这些区域。^①显然,泰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伊桑地区尤为突出。

泰国长期以来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各派力量存在理念分歧和利益冲突,阶级和地域矛盾凸显,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与外府农民的利益斗争,等等,这些严重制约了泰东北地区伊桑人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伊桑地区现今的局面不是简单的贫困问题或是文化偏见问题。回顾历史上伊桑人与泰族长期以来的互动关系,其中充斥着族群与区域认同以及地方人民利益需要得到保障的诉求。泰国政府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如果以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伊桑地区将与中央政府处于长期的矛盾纠葛之中,这不仅不利于泰国经济社会整体平衡发展,也会为国家安全及边疆稳定带来隐患,但泰国政府又始终不能较好地解决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2021年底中老高铁的开通,给老挝北部山区各民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对泰国产生了很大震动,当局随即批复了国家铁路计划,坚决推进中泰高铁项目。泰国政府希望中泰高铁建成后能够给伊桑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新的契机,有力带动伊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伊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帮助伊桑人走出现实的发展困境。

五、结 语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家整合中具有工具性价值。民族主义通过塑造共同的领土意识、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超越国内各种宗教信仰、语言差异和阶层鸿沟。”^②泰国国家政治中的大泰民族主义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径不断实践,在努力平衡伊桑地区文化身份多样性与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缩小伊桑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差距,重视伊桑人的发展诉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家整合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得伊桑地方主义和伊桑人身份认同不断弱化为国家权力掌控下的一般性理性诉求。在泰国当下的社会,已经有部分伊桑人成功、出名和富有,大部分伊桑人也开始敢于讲他们的伊桑语,在媒体上能表现得自信满满,向整个泰国及东南亚传播他们的特色文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泰国国内对伊桑人仍然存在着负面的看法和情绪。官方民族主义在塑造大泰民族的同时把一些传统问题也一并继承下来。“这些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解决,它们是关于民族成员标准的问题、关于泰化内容的问题,以及基于阶层、族群语言特征、居住区来确定政治角色所引发的矛盾。”^③显然,Clubhouse 聊天室的歧视言论不是一时的爆发,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民族或地域歧视现象的集中体现。如果泰国在国家发展中不能秉承平等原则,消除地域歧视和区域发展差异,对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伊桑人问题给予理解和尊重,伊桑人问题将是制约泰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多民族国家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整合,就必须充分运用国家的力量,全面应对多民族国家中存在或正在形成的对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构成挑战的因素,即以国家治理的思维来应对。”^④泰国政府如何真正实现东北伊桑人与主体泰族之间的团结融合,增进伊桑人对泰国的认同感,将是泰国政府面临的长期任务。要消除对伊桑人的偏见,必须要正确认识伊桑地区的族群、文化,了解其经济发

① [泰]泰国社会和经济发 展办公室:《2020 年度泰国贫困及不平等社会现象分析报告》,2021 年。

② 沈本秋:《多民族与多族群国家整合模式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印度、马来西亚为例》,载《世界民族》,2020 年第 1 期。

③ Federico Ferrar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ailan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Cambridge CB2 8BS, United Kingdom, 2015, p. 73.

④ 周平:《多民族国家国家整合的逻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 年第 4 期。

展需求,解决伊桑人的民生问题,整治贪官污吏,创立开明、忍让和公平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真正提高伊桑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一方面泰国必须将国家认同建设作为一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工程,重视不同族裔和群体的认同问题,用适当政策应对并巩固其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相关规划部门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民族区域发展政策,以解决国内族群地位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国家应该考虑出台新的国家语言政策方案,承认国内所有的民族语言群体。只有承认和提高泰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促进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包容性,泰国才能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由少数族群驱动的内部冲突,从而进一步实现国家整合的预期目标。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have been assigned a regional name: Isanese, in the dominant narrative of Bangkok as the capital and center of the country. The Isan people is marginalized politically in the country and culturally assimil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Thai culture, and lags behin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san people has emerged as a complex and controversial regional identity in ethnic relations, a riven but cultural continuum, between Thailand and Laos.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an issue, this article puts i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arly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game between the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thoughts in the re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values, to highlight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Isan people and show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process promoted by the Thai government towards the Isan people. In the current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san people and the Thai government, the regional sense of identity, identity politics, reg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ppeals of the Isan peopl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 recent years, the rising voice of Isan populism, the rising of Isanism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Isan issue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and values in Thailand.

(周建新,特聘教授;何蕾,博士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石茂明]